

计划 plan a plan /

宇宙

【加拿大】Michael EDDY | 图文 张小船 | 译



被称为“万物库”的图书馆占据了家作坊前厅的西南角



Fotini与何颖雅，“万物库”创始人

家作坊 (HomeShop) 在去年夏天向公众开放了他们的图书馆——“万物库”，尽管目前的物品还“不足一万件”，但也到了该谈谈内容选择的时候了。有一天，我参与了在家作坊前厅进行的关于“万物库”究竟应该收入哪些、排除哪些的谈话。

由于“万物库”的主要来源是通过朋友和邻居的捐赠，某种特定模式就浮现了出来：所有那些人们带不走的书，跳蚤市场的小玩意儿，一些类似“随手带来”的东西……接收任何一件东西（或让我们假设所有的东西），必然意味着其中也会有“坏的”。“坏”，在图书馆这件事上意味着多余的，没有帮助的，也许还有点令人讨厌的意思；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你绝不可能知道谁会认为公共图书馆中的哪一本书会对他有价值，如果你把一本你认为不必要的书淘汰了，也许也意味着你拒绝了一个潜在的读者。任何一种归档方式的模糊性便存在于不同价值之间的这些裂缝。而且，这些“坏品质”随着时间流逝转化成了另一种东西（时间显然增加了它们的价值），而这个价值转化的过程显然更适于从档案意义上来看而不是从图书本身来看（谁，会在将来，发自内心地珍视所有这些低俗小说，将它们视为“书”，而不仅仅是些“文献资料”，又或者，在今天，难道有人这样做吗？）。接着，你便可以想象一下，就像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做过的那样，一个包含了一切的巴比伦图书馆，实际上它



“万物库”中的“万物”：书、DVD、木扇、喇叭等



推迟归还物品者的头像被贴到了窗面以示“警告”



俯瞰中国国家图书馆内部

重新构造了一个宇宙形态，一个没有方向无穷无尽的宇宙，我们栖息其中。

然而，另一些诸如空间与秩序这样严峻的现实也会浮现，来破坏这种想象及无穷尽的可能性。家作坊的书架很小，但也还没被塞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场谈话最初的目的——编选库存（到最后，竟只有一两本书下架）——就这样被这一场关于取舍问题的讨论给替代了。作为一个由个体（Fotini Lazaridou-Hatzigoga与何颖雅 Elaine W.Ho）的兴趣而发展起来的独立项目，家作坊的“万物库”让人想起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话：

“……但有一件事应被注意：随着收藏品失去了主人，收藏的现象也丧失了意义。尽管公共的收藏从社会角度讲也许弊端更少，在学术领域又比私人收藏更有用处，但物品只有在后者才获得自身应有的价值。”（《启迪》，《打开我的藏书》“Unpacking my library” in *Illuminations*）不过，基于私人关系而形成的图书收集与流通的这种简单规则（译者注：任何向“万物库”捐赠三件物品：书、工具等东西的人就能成为“万物库”的会员不限时间与数量地借阅其他物品），令家作坊的收藏成为了

一幅生动而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的社群肖像，从而也使本雅明所说的那种理想化的布尔乔亚式收藏家所拥有的“占有的喜悦”更加复杂化了。

你会发现“万物库”的分类方法并不像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那样僵化，尽管也同样严格：它借鉴了中国图书分类系统的编目方法（首先当然是从马克思与毛泽东开始，接着从宗教到哲学，直至最底部的艰深科学）。然而，当国家机构（国图）用它宏大的建筑和无与伦比的藏书来体现它的公共性时，它那超级分类法则甚至消除了书架上构建一个宇宙的想法可能，而在家作坊图书馆中，这样一种魔力至少是存在的。（你只要去看看那个稀奇古怪的不可能不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图外语藏书部，就足够令你奇怪他们采集书目的根据是什么，“个人推荐是不被允许的”，我被告知。）宇宙，毕竟是由许许多多小而特殊的物质组成的，并不仅仅只有那些被画在了地图上的行星和巨型气团。甚至，即便没有空间，这种因关切与情感而生的力量也会定义出分类法则中的另类秩序。就像这个印度档案项目 Pad.ma 所指出的：（事物）未等待被归档通常是对档案管理或有组织的收藏工作在世界许多地方缺失的一个实际回应，这也同时表明：等

待展开正式的档案管理，又或者（物件）等待被归档，也许并不是一个健康的选择。（Pad.ma，《关于档案研究的10篇论文》）

这个媒体饱和的当代世界最为贴切的一项讽刺是：国家并没有能力去容纳构成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亲密（非正式）关系的那部分历史，而这，实际上才构成了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故事。但这是不是这个艺术项目的野心呢，在它的书架上去发现这些丢失的历史，去追逐一个精疲力竭的混沌宇宙？我们是否希望国家最终来做这件事？但在某种程度上难道他们不是已经在这样做了吗？通过监控和收集我们所有的行为与言论。这里所暴露的问题并非在于我们要记录多少，而在于基于什么样的基础我们来记录它，也就是说记录的质量有待发展。家作坊的“万物库”，强调的是从个体流出的知识与感觉，它们能够随时被借用——就像一种社会交换，这也就是说——“万物库”怀有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将一个图书馆视为一个宇宙，尽管它依然是谦卑的，它的伦理价值也依然在发展之中，但毋宁说正因如此，它才成其为它。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下午关于究竟应该丢弃哪些书的这场革命，结论只能是等到未来某一天再说了。